

冰封的退路



[冰封的退路 下载链接1](#)

著者:(丹麦)斯文·哈塞尔

出版者:重庆出版社

出版时间:2013-10-1

装帧:平装

isbn:9787229068196

气温在持续而急剧地下降着，到处都是冻僵的人、畜和野兽的尸体。仿佛整个大自然都

冻结了起来，一切景物都被定格在一种僵冷如幻的状态中，悲凄而无助地等待着春天的到来。

苏德战争进入白热化阶段，陷入疯狂的德军在最后时刻烧杀抢掠，无论男女老幼都变成了他们摧残的对象——这里的德国士兵已经不再关心谁输谁赢，他们只考虑自己能否在莫斯科带些财物全身而退。但结局早已注定，他们的尸体和鲜血最终会被莫斯科的冰雪永久尘封。

推荐一：军事小说题材巅峰之作

40年誉冠全球，5200万册铁血销量；
揭秘充满原始兽性的杀戮内幕、直面生存底限的人性罪恶！解救被战火灼伤的灵魂，解答命令与人性间的困惑！首度披露德国纳粹军队鲜为人知的作战细节，全景再现“二战”最前线士兵的惨烈命运！

推荐二：铁血作家“二战”传奇亲历

1936年在丹麦国家军队里服役。退役后，面临失业，随后便加入德国军队，“二战”期间，除了北非战场以外，他几乎在所有战场前线血战过。先后负伤八次，辗转于苏、美、英、丹监狱，没有人比他更了解战争的残酷和军营的黑暗，也就是在那时他开始了这一系列“二战史诗”的创作；在欧美文坛，他与荷马、海明威、哈谢克齐名。

推荐三：翻译流畅，阅读如身临其境

译者往往是优质外版小说的克星，本书翻译流畅，故事朗朗上口，可谓是七部畅销作品中最刺激、最经典、最好读的一本，字里行间能够让读者身临其境地感受二战时期，战争的残酷以及作者反战的初衷。

作者介绍:

斯文·哈塞尔（Sven Hassel）

1917年生于丹麦，14岁加入国家商船队。1936年在丹麦国家军队里服役。退役后，面临失业，随后便加入德国军队，“二战”期间，除了北非战场以外，他几乎在所有战场前线血战过。先后负伤八次，辗转于苏、美、英、丹监狱，没有人比他更了解战争的残酷和军营的黑暗，也就是在那时，他开始了这一系列“二战史诗”的创作。

目录: 第一章女兵中士
第二章尼拜斯邦先生的苦难历程
第三章反坦克之战
第四章波尔塔借予神父的一臂之力
第五章木质火车车厢
第六章肉食品储备站
第七章兵临莫斯科
第八章蒙古少尉
第九章将军的战略转移
第十章女游击队员

试读部分：
第一章 女兵中士

“你怎么扭扭捏捏的？”中尉问道。

“我不能！我不行！”女兵说。

“你是说你不想！”

“我……”

“告诉我，”中尉柔声祈求着，“告诉我你为什么不行？”中尉摩挲着少女的秀发，少女的军帽便滑落到地上。

“你不懂吗？女孩子说不舒服的时候根本不能做这种事情。”

“简直是胡说！就算你真正受伤了，你也能做。我有一次就是双腿打着石膏做的！”

“你什么时候双腿打过石膏？”

“就是芬兰人袭击我们的时候，我当时在拉普兰德服役。”

“你去过拉普兰德？我怎么不知道你驻守过列宁格勒？住手！奥列格！我告诉过你我不行！”

“你是说你不愿意，你不想！你要知道，我可是有红旗勋章的。”

“你以为女孩子会为了红旗勋章跟人睡觉？再说了，谁知道你是在哪儿搞到那个勋章的。”

“在苏奥穆斯萨尔米。”

“哪儿？东边吗？那里可是战争不断的。”

“不是，是在芬兰。我们在那里摧毁了芬兰的法西斯和帝国主义者。”

“你是说那次坦克大战吗？”

“对，他们摧毁了我们一个师。后来我们总司令派遣了整整一个军，从侧翼长驱直入……我们后来得到了六枚勋章。”

“你得到了其中一个？”

“没错。”他一边说着，一边将手滑进女兵棕黄色的军裙内。

她夹紧了双腿。两人在又高又密的玉米地里翻滚着。

“你不可以……”她低语着，声音有些干哑，“我说了不可以，我和你一样是军人。你那些下流的歪念头还是收一收，等到我们打垮了占领地上的敌军再说。”

“哦，我懂，你说的我都懂。”中尉粗声低语着，声音同样有些干哑，“天啊，你知道我有多懂你吗？每个白天，每个黑夜，我懂你；每时、每刻，我懂你；清晨、黄昏，尤其是黄昏，当我一个人坐在破旧的坦克里时，我懂你。我要你！我要干你！”

“你又说脏话。”她轻声说。她拉了拉军裙上的皱褶，挪了挪腰带，把手枪调整到最佳位置。

“我是一名战士，”她重复着，“我和你一样，是一名坦克兵。”

“没错，你是一名战士，一名战车里的电报员而已，叶琳娜·拉蒂米奥娜。”他按住她的脖颈，将她面朝上推倒在金黄色的玉米地上。

她努力地踢他，竭力反抗着。她的军裙向上滑移，露出了紧裹着卡其色长筒袜的秀美大腿。“嗨！住手！”她厉声叫嚷着，“我要把你的行为报告给上级！”

“你以为我会怕那些蠢猪？如果我们不能击败纳粹，不能阻止他们进入莫斯科，到时候，那些长官大人们一个都不例外，都会吓得瑟瑟发抖。他们不怕都不行，因为我们根本就对付不了法西斯。”

“你在胡说什么？你疯了吗，奥列格·格瑞高耶维斯奇？你认为我们打不赢这场仗？你怎么敢这样想！我要是把你说的话报告到上面，你就死定了！”

“叶琳娜·拉蒂米奥娜，你就不能跟我说句实话吗？其实你的想法和我是一样的！希特勒的追杀大军从六月起就一路追杀我们，把我们都追成落汤鸡了。成千上万的士兵一批又一批地倒下去，这才仅仅几个月而已。我们还有不计其数的战士被关在德国，围困在带着倒钩的铁丝网里。我们自以为的那些最为坚不可摧的堡垒，还没等我们反应过来就倒塌了。我们完蛋了！希特勒和他的手下大将们一定会在圣诞节前攻破克里姆林宫的。可是，我们的巴格阿姆亚将军呢？他的无敌的警卫师又在哪儿呢？他们都被打垮了。叶琳娜，我们现在是站在他们的失地上面！开战三个月了，希特勒的装甲师距离莫斯科差不多只有两百英里了。如果天气一直像现在这样好的话，法西斯的坦克大军不到一个星期就会开进克里姆林宫的。你那天没听敌方的电台吗？‘坦克大军！勇往直前吧！永不停转的滚滚车轮啊，开进莫斯科吧！在莫斯科坚硬的磐石大街上擦出火花吧！’你听见了吗，叶琳娜？这帮德国鬼子简直就是战无不胜的恶魔，他们无处不在。你也看见过，他们那些黄铜大坦克不论遇到什么障碍都是如履平地。炸掉他们一个坦克，我们要损失

上百个坦克，他们简直是以一顶百，以一顶千！我们的坦克旅被销毁，再重组；被销毁，再重组，都反复五次了。你觉得我们还有希望吗？今天早上我听人说，莫斯科的人早就准备好撤离克里姆林宫了。你也知道上面的命令：谁要是撤退，谁就是叛徒！谁就会被枪毙！如果我们投降，就会被满门抄斩！”

“我是死都不会投降的！”叶琳娜厉声低语道。

“先别说得那么肯定。死不低头，你就不知道‘死’到底有多可怕。一旦死到临头，就算是最勇敢的人都有可能转而求生，只要他们眼前有一线希望。可是，我们的一线希望在哪儿呢？我们还没有跟希特勒的党卫军正面交锋过呢，我听说，他们比我们保安总局的人坏上千倍还不止。”

“不可能吧？！”叶琳娜惊得倒吸一口凉气，“会有人比贝利亚还坏？！”

“你会知道的。等你真正碰到那些帽子上带着骷髅头标志的人，你就会明白的。他们杀人如麻，杀人是他们的嗜好。听说他们每天早上都要喝一品脱鲜血，我们苏维埃人的鲜血。这些你都知道吗，叶琳娜·拉蒂米奥娜？”

“还有人说他们吃小孩子。”她嘟哝着，面色有些苍白。隔了一会儿，又说，“光是在柏林一个地方，就失踪了好几十万的婴儿，犹太婴儿。”

“不可能，肯定不会是犹太婴儿，党卫军的人是绝对不会吃犹太婴儿的！”他语气略带愤慨地抗议。

“你觉得，这场卫国大战，我们肯定会输吗？”

“我们已经输了，叶琳娜·拉蒂米奥娜。希望上帝保佑我们，帮助我们。”

“你相信上帝，奥列格？你可是一名军官，一名毕业于伏龙芝军事学院的军官。”

“没错，我信上帝。自从明斯克大战之后我就开始信仰上帝了。上帝是我们唯一的希望。我爱你，叶琳娜·拉蒂米奥娜。在你加入我们军团的那一天，在你被分配到我们分队的那一刻，我就对你一见钟情。不要再拒绝我了，叶琳娜。我们在打仗……谁知道我们能不能活到天黑。”

“住手！我不行！我不想！我已经订婚了！”

“你跟谁订婚啊？”他嘲弄着，“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和上尉阿娜·斯雅碧娜那些事儿！整个军旅都知道！他们说你们早晚会‘身陷’T-34大坦克的。”奥列格说完，仰头哈哈大笑。“你是上尉阿娜·斯雅碧娜的小情人，哈哈。谁都知道那个胖大嫂最喜欢搞女孩子，搞腻了就一脚踢开。不过，她在这儿不会逍遥太久的，波尔塔·波夫上士不喜欢她。”

“那他也动不了阿娜一根毫毛，阿娜跟上层高官们有关系。”

“看来你是爱上她了。”

“那又怎么样？难道我喜欢谁也要征得上级的同意吗？”

“女人和女人到底怎么做这种事啊？”

“你是不是觉得我们很变态？”

“不是变态，只是女同性恋而已。你们简直让我作呕，叶琳娜·拉蒂米奥娜。”

“那好啊，那就放我走吧，格瑞高耶维斯奇中尉！看来在苏奥穆斯萨尔米颁发红旗勋章的时候，应该同时发给你一些修养和礼貌。”

“你竟然敢诋毁红旗勋章！”

“想告就告我好了。我敢作敢当！我要是被执行死刑，那我肯定会把你一起拉上的。”

“噢，我知道你不会有事的。到时候，只要你爬上阿娜的床，就万事大吉了。谁不知道阿娜是处理所有报告的负责人。”

“你简直是畜生！我咒你不得好死！”

“对不起，叶琳娜，我不是有意的，我只是快被你给弄疯了。我想要你，无论如何我也要得到你！”

“不要！我告诉你了，我不想！我不想跟你有任何关系，尤其是这种关系！”

他突然把她压在身下。玉米地的高密枝秆随风摇动，被折断在他们身下的枝秆咔嚓作响。

“我现在就要得到你，就算是以我的生命为代价也在所不惜！德军日落之前就会杀过来，我们的生命可能就此结束了。上面的命令是‘挺起胸膛去受死’……”他猛地撕开她的衬衫，“完事之后，你就去向阿娜那个老妖精报告吧，告诉她，跟男人做爱可比跟女人胡搞要爽得多得多！”

“快看这两个欠干的东西！”蒂尼亢奋地低语着，“太刺激了，就算是下半身残废的阉割过的黑鬼也会被他们搞硬的。看那个苏军叛徒，看他上下乱摸那样子……他自己都不相信会打赢这场仗。真没骨气，就算是要被枪决了，也应该仰头挺胸地去死！没骨气、欠人戳的蠢货！”

“我看马上要挨戳的是这个婊子。”波尔塔欢愉地窃笑着说，“如果他们知道是谁藏在这儿拿他们取乐，肯定要大呼‘战争真可怕’‘恐怖的事真是层出不穷啊’。”

“哇，这家伙终于摸到那片丛林了。”斯蒂格抹了一把额头上的汗珠，悄声说着，语气中带着难以压抑的狂喜。

“别胡闹了！你们这帮下流东西。”队长低声地严厉说。他把步枪往前挪了挪。那是一把新型的轻型自动步枪，前面带着近距离拼杀的刺刀。布罗姆猥亵地窃笑着，一边拧开了手榴弹的顶盖。他轻声说：“这家伙最好快点儿。在我们进攻之前最后爽一次。”

叶琳娜挣扎着从奥列格中尉身体下面脱离了出来。她衣衫不整，胸部已经完全暴露在中尉面前。她喘着粗气，一抬手，扇了中尉一记响亮的耳光。但是，她的愤怒却让中尉更加兴奋，他又扑了过来。这一次，女兵对着他的裆部踢了一脚。

“这女的如果在军事学院上过柔道课，”波尔塔评论着，“现在就能一脚把这没用的东西直接踢给我们了。”

“没错，也省得他当众出丑了。”蒂尼嬉笑着说，“想想看，赤裸着下身的苏联军官一瞧见我们，他那根雄壮高耸的东西就会节节萎缩，然后射出一滴麻雀的眼泪，哈哈……”

微风拂过玉米地，高密度的枝秆荡漾飘摇。那两名苏联士兵似乎是半真半假地推搡拉扯着。叶琳娜的裙子已经被扯掉了，她白色的带着蕾丝边的内裤和她脚上沉重的军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两人喘着粗气滚落到一片浓密的草地。一只白色的大鸟蓦地展翅惊飞，继而停落在不远的一枝树杈上。

这时，蒂尼亢奋地低声汇报了一句：“哦！那女的最后一块遮羞布也被扯掉喽！”此话一出，除了队长和外籍兵以外，我们都乐不可支，忍俊不禁。波尔塔更是禁不住打了一个响亮的手哨。

“什么声音？”叶琳娜仿佛听到了什么，她神情紧张地问。
“那是一只芦苇莺在呼唤同伴求交配呢。”奥列格安慰她。

“那是一个红军在哭喊着进攻热带雨林呢，你个下三烂！”蒂尼说完，把脸埋在地上，笑得发颤。

“是该进攻密林的时候了，我看差不多了！”波尔塔一脸淫笑，一边用短刀挠了挠自己的裆部。

“放开我！”叶琳娜歇斯底里地尖叫着，“你太过分了！”

“不过分，你今天的任务就是满足我。”奥列格戏言嬉笑着。

“我不想！你没听见吗？我再说一遍，你放开我！”

“就一次，好吗？而且，满足了我对你有什么坏处啊？”他祈求地试图说服她。

接下来，是一阵短暂的沉寂。然后，传来女兵一反常态的欢愉的呻吟声。他们含糊不清、断断续续地说着什么，他们酣畅淋漓的哼叫声逐渐演变为令人窒息的欢嚎。我们兴奋得几乎都麻木了。我们欲不可遏地喘息着，目不斜视地贪婪地盯着眼前的场景。

波尔塔往蒂尼身边挪了挪，呼吸沉重地低声说：“我的老天，太刺激了！我们是来打红军的，现在看来，我们应该参加红军才对。伊万他们真是懂得布局，把这帮穿军装的婊子带上战场，好随时享用。依我看，引领我们走向辉煌时代的这只‘飞鹰’啊，牙也掉得差不多了。你说我们这两个身经百战的普鲁士士兵，该不该转身跟着他们走啊？至少他们打的是卫国圣战。”

“圣战？他们打起仗来可是一点儿都不神圣。”蒂尼嗤之以鼻。他曾多次和苏军交锋，

他对苏军的印象和“圣”字毫无瓜葛。

“没错，从下半身看，他们不过就是魔鬼和野兽。”波尔塔轻蔑地一笑，又说，“不过，他们至少不像我们，又想当婊子，又想立牌坊；打着上帝的神圣旗号，其实做的是魔鬼所做的事，还要试图掩盖真相，简直就像《圣经》里的法利赛人一样虚伪。你看他们多爽啊，我听说，苏联战营里的一等兵们，每个都配有一个婊子，随叫随到。”蒂尼听了两眼放光，双颊潮红，嘟哝着：“如果你说的是真的，那我们跟着希特勒这个江湖骗子走，可真是吃了大亏了。”

“我们是等到他们做完了再进攻，还是怎么着？”斯蒂格低声问队长。

队长没有答复。他若有所思，神情紧张地拽了拽耳垂，继而下意识地摆动着手里的自动步枪。眼前草丛中发生的一切仿佛丝毫没有引起他的注意。

不久，叶琳娜站了起来，一件件捡起地上的衣服。穿戴整齐以后，她恢复了战士的形象——红军坦克旅警卫营的一名中士。

“我先走了。”她莞尔一笑，露出洁白的牙齿，“但是执完勤后，我会再来找你的。”

“你才不会呢。”奥列格说，“我知道你再也不会来找我了。”

“这小子算命可真准啊！”波尔塔压低了声音，故作惊叹道，“他会不会知道我们藏在这儿？”

“我会来的。”女兵咯咯笑着消失在高密的玉米地里，走向自己的岗位——四个苏联中型坦克停置在玉米地的后面。另一侧，是一片长满向日葵的金黄色的花的海洋。

九月以后的苏联，到处都是金黄色，就连人们的皮肤也仿佛抹上了一层淡淡的金黄。而远处，苏军的绿色坦克在这满眼金色和棕色的原野里显得格外突兀。如果他们跟我们一样把坦克漆成黄色，我们可能不会这么轻易发现他们。

“他们应该跟我们一样，一年刷四次油漆。”波尔塔嘟哝一句，“真打起仗来，一年刷漆两次都不可能了。”

“要那样说，他们要一个月刷一次才行。”斯蒂格说，“一月的雪和十二月的雪的颜色不一样。十一月的雪是白粉一样的，和二月的灰白的片状又不一样。到了三月就更惨了，雪的颜色每个星期都在变。要按季节的颜色刷漆，我看谁也费不起那个劲儿，整个冬天就只能刷一次。再比如到了春天，从淡绿到深绿，也是每个星期都在变。你说我们开着鲜绿的坦克走过夏末的土绿色荒野，那不就等于一个少女站在一群老翁中间吗？伪装术很重要，哪一方懂得多，哪一方就活得长。再看看我们的军装，灰绿色！除了脏兮兮的大马路以外，在哪儿你还能找出这种颜色。还有战地邮局的那些人，卡其色的制服从冬天一直穿到春天。要我看，负责军服颜色的官员们都是些花拳绣腿的大白痴！”

“19世纪的军服更傻，不是红的就是蓝的。”蒂尼摇摇头说。

“那是为了吓唬敌人。”巴萨娄那说，“你想啊，一排排身穿鲜红色军装的人，抱着刺刀，面无表情，肩并肩地踏步前进，就像掀着血浪的血淋淋的一群鬼一样，胆子再大也会吓得腿软的。”

“不会那么傻吧。谁要是那样进攻的话，我可以哼着催眠曲把他们打成一排鲜红色的肉酱。”蒂尼嘲笑着说。

“傻瓜，”巴萨娄那轻蔑地说，“他们那时候没有自动枪，只有火枪，每打一枪还要重新上膛。”

“什么？没有重机枪？”蒂尼听了非常惊讶，“没有军事装备，那是什么战争啊，简直就是笑话。他们连投雷器、迫击炮都没有吗？”

“都没有。”巴萨娄那的口气有种居高临下的感觉。

“那他们也应该随身带上几瓶汽油炸弹，以防万一。”

“那时候还没有汽油呢。”巴萨娄那说。

“哎哟，那他们就在家待着算了，别出来丢人了。如果是为了跟政府多要点儿钱，那你穿上红夹克来个‘血淋淋’的游行示威也就算了，靠着红夹克打仗可不行。战争打响之前，我们就那样示威过，结果跟扣着绿帽子的防暴警察打了起来。对付那些绿头盔的警察我最在行了。猛地给他们当头一棒，马上盔破血流。他们的头盔根本没什么用，放倒他们就像隔着裤子挠痒痒一样简单。”

奥列格中尉轻合双眼躺在草地上，嘴里叼着一根草秆，脸上带着满足的微笑。他的军衣还没有扣好，一个小瓢虫匆忙爬过他军帽上的黄星星。这时，他感到眼前突然变暗了，

猛地预感到危险降临，可是为时已晚，外籍兵已至眼前，一刀割断了他的喉咙，汩汩的鲜血如泉喷涌。外籍兵在中尉的军衣上蹭了蹭刀子上的血迹，而我们则扛着反坦克火箭筒悄然奔向苏军的阵营。

• • • • • [\(收起\)](#)

[冰封的退路](#) [下载链接1](#)

标签

二战

斯文.哈塞尔

军事

战争

军事小说

小说

大兵

评论

这本笑得要疯掉了，从头到尾都在逗比……

翻译脑补了不少内容，但脑补得真是精彩

休憩228th，作者第一次有了写点一本正经历史的打算，于是在每章节前加入了一些战局概述以及重要人物举止的内容。而随之而来，令人目瞪口呆的是这本中的逗比与一望

可知虚构的内容也是前所未有的多，如小队众人骑牛冲破苏军阵地，如波尔塔声情并茂极为细致的骗肉之旅。此外这本书的血腥与杀戮也是系列中最密集的，随机的胡乱的不可避免的死亡以各种方式展现，惨烈的让人害怕。最后吐槽一点，一个系列很多本书籍交给不同的人翻译这个没问题，但是译好之后可不可以统一一下重要人物的名字，看得我蛋疼

呵呵。

围绕莫斯科进行的苏德之战，作者的写作技巧已经完全成熟，看起来就是一种享受。文笔更加幽默，波尔塔骗肉吃的一段太经典了。

等待着春天的到来

[冰封的退路_下载链接1](#)

书评

最好的战争小说是反战的，是对战争的揭露、控诉和反思。《冰封的退路》这本书描写得那么地真实和残酷，“只有沸腾的血，才能融化冰封的莫斯科”，而“冰封的退路”这个名字取得那般地残酷，阅读的过程中，我们仿佛置身到那个冷酷的世界，气温在持续而急剧地降低着，到处都是冻...

被战争冻结的春天 ——读斯文·哈塞尔《冰封的退路》有感（1129字） 作者：苇眉儿
一说起“战争”这个词儿，首先想到的就是家破人亡、颠沛流离和尸骨遍野。记得小学时，学过杜甫的一首《春望》：“国破山河在，城春草木深。感时花溅泪，恨别鸟惊心。烽火连三月，家书抵万金。...

[冰封的退路_下载链接1](#)